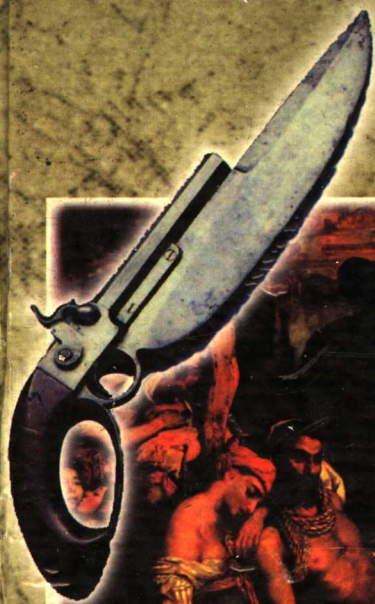


世界史通俗演义丛书

英国革命演义

四川大学出版社



英国革命演义

陶笑虹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丽莉 封面设计/陈默 责任印制/张凡

陶笑虹 著 (川)新登字 014 号

英国革命演义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

电话:(028)5223875—62526

邮编:61006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温江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25 插页:4 字数:333千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册

ISBN 7-5614-1544-3/I·205

定价:25.00 元

目 录

英国革命纪	(1)
第一回 西班牙“无敌”舰海战折戟 英格兰女国主遗命改朝	(2)
第二回 新王继位乍断教派争端 老臣下狱方悔诤谏犯颜	(15)
第三回 福克思图大业力付东流 老英雄赎性命功求海外	(26)
第四回 孚众望皮姆称雄国会 落陷阱“海狼”含冤九泉	(42)
第五回 出使马德里先失算 计 召开新国会又起纠纷	(57)
第六回 结秦晋岛国喜迎法公主 成仇敌英军远征加的斯	(70)
第七回 塞西尔兵败辱圣命 查理王计穷征苛税	(81)
第八回 克伦威尔初进下议院 查理一世终受请愿书	(92)
第九回 白金汉港城遇刺客	

- 三决议国会惹争端····· (102)
- 第十回 两大臣弄权种恶果
汉普登抗税遭罚金····· (113)
- 第十一回 圣贾尔斯教派风波骤起
查理一世主教战争初败····· (124)
- 第十二回 主教战争国王再失利
国会弹劾权臣终俯首····· (137)
- 第十三回 斯特拉福法场伏诛
爱尔兰岛风吼云怒····· (147)
- 第十四回 施诡计国王分裂下议院
出狠招议会逼走查理王····· (162)
- 第十五回 克伦威尔剑桥园行义举
斯图亚特诺丁汉树王旗····· (175)
- 第十六回 艾吉山两军交战
下议院南北结盟····· (190)
- 第十七回 东部联盟扬威林肯
圆颅骑士血战荒原····· (207)
- 第十八回 国会军连战不力终起内衅
长老派恼羞成怒党同谤异····· (219)
- 第十九回 议和不成国会建新军易将
会战败北王党纳斯比势穷····· (232)
- 第二十回 查理王一朝入囹圄
长老派几翻施计谋····· (246)
- 第二十一回 乔伊斯从容解查理
大伦敦惶恐惧兵灾····· (261)
- 第二十二回 里丁镇士卒责官长

	伦敦塔囚徒绝故交·····	(275)
第二十三回	大将军截信查理王密谋败露 平等派抗争阿诺德血染黄沙·····	(290)
第二十四回	克伦威尔智和国会各派 苏格兰军败绩普列斯顿·····	(304)
第二十五回	长老派腆颜乞和国王 普莱德毅然清洗议院·····	(320)
第二十六回	徒温莎出逃成虚话 受审判至尊作囚徒·····	(335)
第二十七回	断头台英王殒命王政气数终 独立派国会专权征伐爱尔兰·····	(348)
第二十八回	汤姆逊慷慨举义 掘地派和平垦殖·····	(362)
第二十九回	众名流宴贺克伦威尔 国会军血洗德罗赫达·····	(376)
第三十回	克朗梅尔远征军尝败绩 邓巴小镇国会军报捷讯·····	(390)
第三十一回	伍斯特城王军再败阵 “王家橡树”查理暂栖身·····	(405)
第三十二回	功臣遽怀独裁意 将军就任护国公·····	(419)
第三十三回	随輿情克伦威尔拒称王 痛失女护国之主命归阴·····	(432)
第三十四回	蒙克窥机出兵为旧主 查理二世归国复王统·····	(446)
第三十五回	戮尸枭首众义士心寒	

	压旧抑新天主教意满·····	(459)
第三十六回	詹姆士继位称二世 蒙默思就刑遗永恨·····	(472)
第三十七回	受君恩海尔斯首开恶例 保自身新教徒欲求友邦·····	(487)
第三十八回	七主教忤逆请愿法庭终开释 执政婿不孝宣言荷英起刀兵·····	(499)
第三十九回	威廉执政麾军跨海登英岛 詹姆士王凄然送亲避法国·····	(514)
第四十回	婿争翁位终予岳丈网开一面 夫妇加冕始肇英伦君主立宪·····	(529)
尾声	·····	(541)
后记	·····	(544)

英 国 革 命 纪

巨飈揭地起，惊雷动，莽林呼。得欧陆先机，西洋暖气，三岛一隅。任是山川回远，总摧枯折朽去毒污。清教力敌“天主”，^① 万民凌视王族。

倏忽，朋党来而去，英杰沉与浮。有铁马金戈，笔争舌辩，方见踌躇。匆匆五十寒暑，问共和君主两何如？风定潮平海阔，王国无复当初。

（调寄《木兰花慢》）

^① “天主”，指天主教会。此句指英国清教徒反对天主教会及英国国教会恢复天主教会制度的斗争。

第一回 西班牙“无敌”舰海战折戟 英格兰女国主遗命改朝

话说公元1588年初夏，英吉利海峡上空战云密布。英格兰与西班牙两国厉兵秣马，一场大战在即。

初始，盖在英王亨利八世遵父命，娶其寡嫂西班牙公主凯瑟琳为后，生一女，取名玛丽。继后，亨利八世休了凯瑟琳，扶宫女安妮为王后，是即公主伊丽莎白之母。再后，安妮因行为不端，被处极刑。英王遂又迎娶简·西摩，方举一男，即威尔士亲王爱德华。亨利八世在时，厉行宗教改革，与罗马教廷断绝关系，自立国教安立甘教会，以一身而为教、俗两界至尊。孰料亨利八世死后，爱德华少年继位，方成年又早夭。玛丽女王继位后，因与其母俱为天主教徒，故一反其父王之道，倒行逆施，焚死国教徒数百，遂被人称作“血腥之玛丽”。其嫁与西班牙王腓力二世，助西班牙攻打法兰西，国人怨声载道。幸而玛丽在位仅5年便一病而死，随即安妮之女伊丽莎白继位。那腓力二世以玛丽之夫身份继承英王之位无望，便转而向伊丽莎白求婚，然遭拒绝，遂怀恨在心。又自新大陆开辟以来，西班牙捷足先登，于彼开疆拓土，采掘金银，掠得横财无数。英格兰至伊丽莎白治下，工、农、商并起，亦瞩目海外财源。英人雷利、吉尔伯特等累次

至美洲殖民，均遭西班牙人排斥，无功而归。女王念其为国尽忠，乃封以爵士，使于军中效力。另有一班水上狂徒，则于大西洋上，或拦截西国满载金银之货船，或暗中与西国之美洲殖民地通商，每每杀人越货。其中德累克、霍金斯表兄弟二人，娴于驾船之术，得手最多，并从事贩卖黑奴勾当。初时，女王对此亦知晓一二，然以为有利于英格兰，故不加管束。久之，女王亦以财力染指其中，更不时以海军助之，故与西班牙国结怨日深。

其后，荷兰人起事反对西班牙暴政，西班牙人乃以武力镇压，由是损及英、荷间贸易，英格兰工商界人遂皆求政府做主。时适逢王室内王位之争又起波澜。原来，那苏格兰女王玛丽为伊丽莎白之表姨侄女，乃一天主教徒，因内乱逃至英格兰，被软禁于伦敦塔。许多年来，玛丽多次参与国内外天主教徒之夺位阴谋，皆未成功。女王对此并非不知，其将之容留，实为由是而存西班牙欲借其夺取英国王位、恢复天主教之望，以使英格兰得免兵燹之祸。近时，玛丽又书信连连，欲策应北方贵族叛乱，以颠覆伊丽莎白王位，再取而代之。事泄后，女王审时度势，毅然处死玛丽，随即急急谋划对付西班牙必将使出的报复之举。

这日，女王召朝中要臣至王宫白厅计议此事。女王端坐宝座之上，待诸大臣一一落座，女王曰：“数十年来，我国与西班牙已成宿敌；近因我国救援荷兰，两国更成水火之势。对此，当何以处之？诸卿可直陈己见。”闻女王此言，素来老成持重之掌玺大臣奏曰：“自新大陆通航以来，这大西洋上英、西之争愈演愈烈。是虽关涉国运，自不可稍辍，只是这援荷抗西一事，则似可别作计议。这荷兰国乃西班牙属地，西国之财，多出于兹。自荷人起事以来，西国屡屡增兵弹压，势在必得。依老臣之见，莫若静观其斗，待西班牙国力销损，我国便可坐得其利矣。”

“大人所言差矣。”国务大臣塞西尔已年近花甲，仍是话音高朗。其看一眼掌玺大臣，转向女王奏曰：“老臣以为，这西洋拓殖与援荷抗西原为一事，不可或分也。荷兰乃我国于欧陆之唯一友邦，又为我商业重埠。今西班牙一意平定荷兰，法兰西亦对其存覬觐之心。一旦西国或法国得逞，不惟我国于欧洲势孤力单，亦大不利于我国商务。因之，助荷无异助己；击荷兰之敌，不啻击英格兰之敌也。”听此言，女王频频颌首曰：“此言甚为有理。昨岁朕命德雷克率舰袭击西班牙港加的斯，正是此意。”海军大臣霍华德勋爵亦曰：“老大人所言极是。不惟如此，自德雷克爵士越海作战以来，腓力二世已立意报复。去岁夏季，西班牙全力建起一支舰队，自号‘无敌’，欲与我国决一雌雄，近已向我国海域开来。为今之计，惟奋力迎战耳。”霍华德乃女王表叔，虽已年高，却精神矍铄，气宇轩昂。女王曰：“朕料其必有此举。”掌玺大臣接言道：“若势已至此，则不可不战。微臣前所忧者，乃我国海军不及西军强大，故欲暂避其锋芒耳。”女王曰：“爱卿所言亦甚有理。”随即又问霍华德曰：“前者，朕命霍金斯重建海军，算来已历二十载，不知办得如何？”霍华德答曰：“陛下勿忧。霍金斯已全力催督人工将战船改建一新，战舰之行速、火力俱已今非昔比。加之近年法兰西内战，俾苏格兰无法援之望，而只得一意与我国修好，此正除却我后顾之忧也。”女王闻言大喜，曰：“如此则朕虑可释矣。”

次日，女王颁旨，任命海军大臣霍华德勋爵为海军总司令，德雷克副之，令二人率舰队陈兵于朴茨茅斯至多佛一线各港，准备迎战西班牙海军。

却说是年7月中旬，那西班牙“无敌”舰队离国北行已两月

有余。自远观之，舰群犹如一海上城郭，向英吉利海峡漂移而来。一日，舰队统帅西多尼亚公爵偕副帅立于旗舰船桥之上纵目远眺。副帅曰：“主帅，英格兰海面距此已不远，几日之内便可至矣。”西多尼亚闻言，只略一点头，并不答话。其默然四顾，但见艘艘迎风破浪，船楼高耸，军旗招展，煞是壮观，良久轻声一叹曰：“一场恶战在即，吉凶实难预卜。”副帅曰：“大人勿忧，此战必不致败。想我西班牙水师，称雄海上已达百年，数年前于勒颂多一战大获全胜，名扬遐迩。那英格兰除长于海盗行径，何尝正面赢过我军？”西多尼亚摇首曰：“足下有所不知。这英格兰人向为弄船好手，又诡诈多谋，既知我大军压境，必已妥作准备。数年前，荷兰良港弗拉辛又入英人之手，我军又失一据点。更兼这英吉利海峡，于7、8两月最多风暴。故尔天时、地利，于我军皆无。此战胜负，实乃凶多吉少。”言罢，看副帅一眼，又缓缓曰：“吾于受命之时，颇存踌躇，非不欲报国，正为避祸也。”那副帅闻此言，一时无语，似亦怅然。

且说朴茨茅斯城内，一日午后时分，霍华德与众部将步出下榻馆驿，往海边巡视水军大营。侍从牵过坐骑，众将皆飞身上马，奔港口而去。不一刻，众人来到海岸，下马于岸边高处临风站定。放眼看去，只见沿岸一带海面，战船密泊，樯桅如林，旌旗猎猎，遮天蔽日。霍华德见此，微露笑容，向随行将官中霍金斯曰：“适如足下所言，经此番改建，战舰不似以往高大，却觉轻捷灵便许多；且于舷窗加设炮位，至战时，船速、火力必将倍增。建成如许舰队，真颇费足下苦心也。”霍金斯曰：“卑职为国尽责，大人不必过誉。”身形伟岸、面色黧黑之司令德雷克爵士，亦感慨道：“此番出征，国人同仇敌忾。军费中除国会慨然所拨

者，伦敦商贾所捐，几占一半。”众将闻言，皆多有感慨。再观港内战船，只见众军士虽服饰式样各异，色彩驳杂，然却各据岗位，精神抖擞。见有官长到来，近岸一舰上众兵士皆稍辍所务，似有议论然。忽一壮汉叫道：“大人！何时出海杀敌？吾等性急，不耐久等！”霍华德与德雷克相视一笑，德雷克高声答曰：“大战不远矣！尔等忠勇可嘉，必有立功之日！”言毕，众将抚掌大笑，船上兵勇亦皆雀跃。霍华德叹曰：“所谓民心可用也。此番迎战，130余艘战船，倒有80余为应征商船改装。此虽旧制，然商民献款捐物、却颇觉羸阵有望。”众皆然之，遂沿岸边察视。移时，霍金斯曰：“大人，何不上舰一观？”霍华德应曰：“吾亦正有此意。”众人遂相与登舰，遍察船上设施，又巡视水寨一周，至晚方归。

转瞬已至7月下旬，风声愈紧，军中人人等皆来去匆匆，神色惕然。霍华德移居旗舰亦已多日。这日，哨探忽来报曰：“洋面极远处有众多黑点，必系敌舰驶近。”霍华德闻报，倏地立起身来，一面命探子再探，一面命人请来众将军部署战事，又派人传令各部准备起锚出战。

次日，西班牙120艘舰驶入英吉利海峡，成一字儿排开前行。但见其甲板上，众水手各司其职，有条不紊；1000余门大炮已然揭去炮衣，炮管森然前指，虎视眈眈；舰身吃水颇深，舱内满载2万余陆战精兵，各执兵刃枪械，只待战船靠拢英舰，便可一跃而上，与英军决一死战。看官须知，此即“舰艇横陈战术”。十余年前，西班牙与威尼斯之联合舰队于勒颂多海战中，曾用此法，大败土耳其人。

不多时，英舰那厢帆影始现；再趋近时，便可见英舰列成纵

队，飞速而来。见此状，“无敌”舰队遂开炮射击。一排炮射出，如炸雷滚过。一时间，万顷碧波绽开，无数水柱高达数丈，然却少有命中英舰者。英舰遇炮击，遂放慢航速，开炮还击，团团火光从甲板上、舷窗口喷出。不一刻，西军已有一舰中弹，但见炮弹落处，火光一闪，舰板四散飞进，船楼轰然坍倒半边。硝烟散去，船上已火势腾腾。待众兵丁抬去死伤者，扑灭火焰时，又一弹飞来，洞穿军舰左舷，战舰顿然倾倒，不多时，便摇摇晃晃沉入海底。英舰火炮射程既远于西班牙舰，船速又快，故渐杀得西军难于抵挡。无奈，西舰只得边发炮火，边朝东北方英吉利海峡内里退走。西军乃久经战阵之劲旅，虽且战且退却严整有序，未乱阵脚，并集力发炮还击，迫使英舰近前不得，其所发炮弹亦多落入海中。英舰则尾追不舍，又自沿海各港补给弹药军需。战至第九日，“无敌”舰队已行至英吉利海峡东北口加来海面，士卒虽疲累不堪，却只损失2舰，唯弹药所余不多，故未敢力战。西多尼亚见所部已渐驶近荷兰海面，便以为可在本国辖下之港口补充军需、稍事休整，遂暗松了一口气。孰料所过几港，皆商船林立，更无备办弹药之迹象。眼看追兵渐至，无奈只得麾军前行。

入夜，“无敌”舰队泊于加来港暂避风浪。是夜，虽月暗星稀，却也风平浪静。不意方过夜半，军中忽起“救火”之声。兵丁急起救火时，已有几处火起。火光映照下，有眼快者，见有英军士卒驾快船五六只，穿行于战舰之间放火；欲待拿获时，却又不見其踪影。西多尼亚得报，忙穿衣起看，连呼“苦也”，急命舰队驶出海港散开。于是，100余战舰于夜幕中启航，自相碰撞、拦挡，好一阵混乱。至天明日出，再看舰队时，只见桅断帆残者有之，塔楼焦黑、舷板破损者有之；无数五彩军旗，多已火

燎烟熏，不辨其色：全军一派狼藉。慌乱中，“无敌”舰队又驶出多佛海峡，进入北海海域。至此，再欲掉头逆风驶回西班牙，已断断不能。不久，英舰迫近，用远程炮发弹轰击。西军未及重整队形，惊魂未定，只得仓促作背水一战。双方好一阵厮杀，直斗得海面上硝烟弥漫，炮声震耳欲聋。西舰既已队形散乱，便只得各自独立应战，然因庞大笨重，转侧不灵，委难追踪瞄准英舰；欲上前撞击，或迫近敌船，以便所载陆军登船作战，航速又不及英舰，追赶不上。英舰则奔突闪避自如，伺便发炮，每舰宛若一水上炮台，正面、侧面皆可轰击，故于激战中占尽上风。一场炮战下来，西舰被击沉者虽仅4艘，但西军中弹而亡、浮尸海面者则数以千计。

日将偏西时，天色大变，只见东北方天际云头骤起，霎时间弥漫天空。须臾，已是海天茫茫，连为一体，白昼暗如黑夜。至此，双方方才罢战。再一刻，狂风大作，暴雨呼啸而来，海浪滔天。臃肿巨舰于风浪中如片片鹅毛，被抛起掷落。英军船快，急急驶往英格兰海岸港内避风去了。“无敌”舰队船体笨重，又无港可依，一任风浪袭击，皆颠上簸下漂向佛拉芒沙滩，将士坠海溺死者无数。几日后，暴风雨渐息，西多尼亚遣人清点舰队，方知战舰毁于风浪、覆于沙滩者凡63艘，幸存者亦多有残损。及至西南风起，西多尼亚方强打精神，率残部乘此风沿苏格兰海岸北行，绕经爱尔兰折回本土。而这壁厢，英格兰军连战皆捷，军心大振。见敌舰北遁，霍华德兵分两路，命德雷克率一路先返英吉利海峡，保卫沿海港口；自己则亲率一路追击西军，直至苏格兰海面，眼见敌军已远遁，料其已不足为患，方率部返归。此一战，西班牙“无敌”舰队大败而回，英军则仅阵亡百余将士而已。

且说捷报传至京师，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庆功钟声响彻晴空，伦敦居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国会两院，议员纷纷额手称庆，皆大喜悦；全国上下，皆无不称颂女王君恩无量，威震四海，又赞海军劳苦功高：举国一片欢腾！其后 10 年之间，英军又屡与西军海战，互有胜负。昔日西班牙横行大西洋之光景，一去不返。是后，英格兰工商兴旺，文化繁荣，商船日出入国门者不计其数，迅呈文昌武盛、国泰民安之景象。其间，虽有女王旧日宠臣埃塞克斯伯爵恃功纠集一班乡绅、新贵族及清教徒神学家谋叛，然终事败身死，未成大乱。

却说数十年过去，伊丽莎白女王由英年而近老耄^{mǎo}，心境大不如前，盖心力衰减、自知暮年已至矣。一日午后，女王自国会回宫，面色阴沉，更衣毕便径自立于窗前，向园中眺望，沉思不语。儿女官皆噤声不语。少顷，一贴身侍女近前曰：“陛下，窗边颇凉，不若入内室用茶。”女王却不答话。侍女正待再言，却见女王遽然转身，厉声叱道：“汝亦欺朕老迈耶？”侍女连称“不敢”。诸女官亦忙曰：“陛下虽政务繁多，然心力仍不减当年。臣等皆不觉陛下年事已高。”女王乃缓颊，款款曰：“朕不怪尔等。朕老矣，岂有不自知之理？近岁出巡，所至之处，朕观百官臣民多有避忌之意，全无当年敬仰之情。今日下院议事，朕意略不同，彼等便侍立不语。虽不抗言，所为却自行其是。”

伊丽莎白女王时年已逾六旬，身材单薄，颜面略显憔悴，露出几分老态，惟腰肢依然挺直，透着销磨不去之王家气派。此刻，女王握手当胸，缓缓踱着步子，裙裾曳地，绰绰有声，话音愈加忿然：“想朕当日，用兵朔方，翦除豪门权贵；任由圈地，

营建工场；又殄灭西班牙舰队，海事遂得兴盛。那班商家、士绅，不得朕一意荫庇，何能平地起家，得有今日？！不料羽翼才丰，便得陇望蜀，直欲自专国事！好不恼人也！”言至此处，女王已气喘咻咻。一女官上前劝曰：“陛下息怒。想那下院，尽皆市井中人，多有顽劣不义之徒。陛下何必为其气恼，致伤圣体？”女王闻此，摇头不语。此时，侍者奉上茶点，诸女官伺候女王喝茶，又提起他事。良久，女王方舒心平气。

时光荏苒，已是半年过去。忽一日，有人入内廷报曰：“昨日有使者到，报说诺丁汉伯爵夫人于两日前病故。”其时，正值隆冬时节，女王因感受风寒，披一袭家常便袍，假坐于椅内休憩，一旁壁炉中火势正旺。闻听此讯，女王大惊，陡觉一阵晕眩，几致倒地。这诺丁汉伯爵夫人，乃女王挚友，女王因独身一人，故常以姊妹之情待之。此番夫人染病，女王固已知之，唯不料时隔未久，夫人便辞世而去，令女王顿感在此苍凉世间，又添一层孤寂之苦；复忆及夫人音容笑貌及往事，历历如在面前，更不禁潸然泪下。女王俯首闭目片刻，极力忍住心中凄恻，久之，方唤来近侍，曰：“传朕口谕，速派干员赶赴诺丁汉，代朕吊唁夫人。一应礼仪，汝须亲办，以最厚者备之。”语罢，连连哀叹，不复言声。自是日始，女王竟日伤痛不已，动辄一连数日汤水不进。

转瞬已至仲春，女王卧病里士满宫已一月有余，常神思恍惚，忽而昏睡不醒，忽而恶梦频扰，不能入寐。这日，诸重臣入宫探视，方入内室，却见女王端坐一踏脚凳上，华发纷披，呆视足下，一任众侍女百般相劝，兀自置若罔闻。见此情景，国务大臣塞西尔趋前劝曰：“陛下圣体欠安，臣闻御医有言，曰陛下务